

青石街

NEW SUPPLEMENT

1163号

投稿邮箱:xinfukan@126.com

欢迎新老朋友来街上做客,这里有平凡生活中的烟火气,有日常琐碎里的人情味。言之有物,皆是文章。

台历上的日子

□高邮谢星明

烟火人间

“爸爸,今天是你的生日,你自己都忘了吧!”午饭桌上,上中学的女儿突然来这么一句。“哦,是吗?”掏出手机,打开万年历,农历二十四,真的是我生日。

自从有了手机后,便依赖上了电子日历,但也从此有了忘日子的毛病。

以前家里中堂前的条桌上总放着一本台历。每到年底,妻便早早地买回一本新的,安装到台架上后,她总是翻开不同号头的纸页,分别标注家里人的生日,到了相应的日子那天,总不会忘掉。

紫红色的铁质台架上,厚厚的一本白纸印刷的台历端坐在中堂前,整日整月整年地不动声色,怎么看都觉得是个胸有成府的长者,气定神闲注视着这一家人的春夏秋冬。

一本新台历看起来很厚,翻起来却很快。一转眼,清明了。该去给母亲上坟了,坟头上枯了的草儿又长出了青青密密的一层,让人忘了坟头的荒凉。一转眼,端午了。妻便拿了个篮子到河边芦苇上摘下一篮粽箬,包了一大锅粽子,夏日的空气中便弥漫着香浓的端午气。一转眼,中秋了。浓浓的桂香从远处飘来,凉凉湿湿的月光下,咬一口酥软甜脆的月饼,欣喜于一家的团聚,美在心头。又想起那“年过中秋”的老话,知道这一年的日子已经差不多了。老家田地里的稻子已经收割完了,只留下一地矮矮干枯的桩茬守着寂寂秋夜。再一转眼,便是年终了。那原本厚厚的一本台历只剩下孤零零的最后一张,三百多个日头就那么过去了,匆匆忙

忙,不曾肯有半刻的停留。

日子去哪儿了呢?

女儿说:“在你的额头上,在妈妈的头发上。”是啊,原来光洁平滑的额上不知什么时候多了不少皱纹,难怪妻一得空闲总用她那被生活磨粗糙了的手在我脑门上按摩,想要把岁月的痕迹抹去,到头来,这痕迹却越来越深。妻早上梳头时总是叹息发辮越来越小了,结婚时满头乌黑油亮的青丝现在不得不靠染发来遮掩。但女儿总是惊呼,去年还嫌长的衣裤,今年已短了一截。去年还屁颠屁颠地追着我赴饭局,今年我再怎么拉她、哄她,她却一脸的毅然决然:“不去。”

妻说,“台历是个很好的记事本”。“今天充煤气,285元。”“弟弟儿子庆十岁生日。”“姐家女儿云二十岁。”“三舅家小孙女满月。”“姨姐夫去世,五十二岁。”“表哥去世,四十六岁。”“贝的作文得了省特等奖。”……年底,换下的旧台历本里记录着不少妻的字迹,握在手里,厚厚的,不只握着一摞纸。

旧的台历换下来,妻总想把她收起来,并说:“上面记的东西可以回翻翻,也蛮有意思的,十九年后的日子与今年是重复的。”我说:“扔了吧。”过去的已经过去,这三百多个日子还能再回来?

放下手机,我又把台历架翻了出来,叮嘱妻上街找本台历回来。

“爸爸,你out了吧。电子时代了,还忘不掉这破玩意。”女儿说。看着女儿已经齐我眉毛的个头,我说:“摸着一张白纸黑字的纸页翻过去,我觉得,这日子呀才实在。”

默契

□南京萧城

城市笔记

结束和朋友们的晚上小聚,到了家的A君已经不止微醺,斜靠在床上休憩。突然想起明晚有位北京来的朋友要张罗接待一下,于是就和好友B君在微信上聊起来:

“明晚有空?”

“不好意思,我有饭局了。”

“能帮我安排一下吗?”

“尊敬的贵宾,您好!已经为您预订龙酒店四层龙包厢……”

“收到,谢谢!”

既然地点有了,A君就顺手一一转发出去。任务顺利完成,自己也着实不想起来洗漱了,关灯,睡觉。

第二天一如往常。

到了下班时间,A君叫了个车往预订好的酒店出发。推开包厢门,唉!已有一位先到了。陆续又来了几位。一看,够四个人了,不如先撻蛋切磋切磋一会儿……

“龙包厢,这边请!”服务员清脆的引导声夹杂进牌声里,显得格格不入。听走廊里动静,又有人了,还不是一个,应该是一下来了好几位。

哎呀,服务员推开包厢半扇门,顺着开门声,A君自然而然转头望去:

这不是B君么?噢!他不是说已有饭局的么?他怎么带了一群人来龙包厢了?

这时的B君通过包厢的半扇门也清晰看到了早已入座龙包厢的A君……

“他们的包厢是对的,我们……”服务员又把推开包厢门的手缩了回去。已经无法集中心思打牌、若有所悟的A君又听到B君对服务员说了这半句话。

散人哥哥

□盐城王马堆

家庭相册

哥哥自比散人一个,散人不比浪人,却自诩有散文“形散神不散”的风骨。

哥哥生性散漫,属算盘珠,不拨不动。想想少时在农村,整天游荡在村里村外,和哥哥一路逍遥的还有一并散养的狗、猫、鸡、鸭等家禽家畜。哥哥就是现在也不喜欢被领导、被夫人管死,喜欢松散型管理模式,也算是一种后遗症吧。而今,村庄上不见了散养的鸡鸭,城市小区里却是随处可见走散的野猫。少时,哥哥曾拜师学艺,明明学的迷宗拳,终不得要领,师父曰:此谓散打唉。家住酒厂附近,习惯用盆去拎散酒回家狂饮;诗词歌赋小说弄不来,只能信口开河东扯西拉涂写一通,此谓散记,后查知也叫散文写作;写诗,却不对仗,长短句不一,谓散文诗。写了不少,都散失在民间了。作协没有哥哥的名字,一直是散兵游勇。

哥哥学生时坐在课堂上常常散神,老师教过的书大都如风吹过;参加会议一样散神,领导讲过的话根本不知所云。哥哥喜欢发布各类新闻,偶也被领导叫去谈心,说散布小道消息;待在一个单位里时间不能太长,哥哥喜频繁跳槽做一个散工;说是一直在汽车厂上班,跳了十几个单位,没有看到一部整车,都是一个个没有组装的散件;和老婆一起逛街,常遭老婆大人怒斥:怎么见到美女就散神!一再叮嘱,再不集中精力,就散伙。

哥哥少时家贫,多偷吃散装的白糖,感冒多吃散剂药末,现喜吃蛤蜊茶馓。原生活在一个村落上的亲朋,如今散居在这座城市的东西南北的角角落落。

散人归散人,但哥哥至今不知道股市为何物,做一个性情散漫的散人自得其乐,再当一回散户,不敢想象。

据说,幸福的散户都是相似的,不幸的散户各有不同。一段时期的散户,丢了“散人”的根基,连散文都不如了,形散神更散。他们依旧落脚在布衣百姓的万家灯火中,工农工商的春秋大梦,贩夫走卒的人生翻盘里。各色人等的命运企划,都散落在股市的盘碟里。曾经共同持有的豪情万丈,顾盼自雄的群体高烧,集体凝结的东方不败,消解在某个“半夜鸡叫”的偷袭中,消耗在猜度政策内幕的神仙掐算中,一度活生生被逼成左顾右盼的“包打听”。如今连挣扎的心眼都没有了,各怀悲戚,痛定思痛,或是“爱谁谁”的心灰意冷,或积聚重战江湖的底气。

人心,一度是彻底地散啦。庄家要说:这队伍,更没办法带了。虽然说,散户人形俱散,那颗欲去还留的不死心,被糟蹋成干疮百孔,不过,给点滋润,保不准又唱着“风雨中,这点痛算什么”的号子进来啦。谁说散户没有人爱啊,幕后的掌控者,爱死他们了。

如今这世道,散人也不易做。个个写散文,那个散啊,让人跳跃不及,而个个又不读散文,各类公众号上散散垮垮的心灵鸡汤,把本来散光的眼睛都累花了。饭店里蛤蜊茶馓,不见蛤蜊但见茶馓。也有不散光硬说你散光,散光镜片加价百分之二十。明明是圈养的草鸡,偏偏说是散养的,价格双倍。明明昨晚还是一家子,说散伙就走人。

但哥哥真的宁愿还做一个散人,但绝不散户,散户与散人绝然不同,散户的身价性命全部押在操盘手、庄家手里。懒散之人自有懒散之福,不与你争利夺名,独自散步,散心,不会被人背地里暗算。不紧不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有散文读,有茶馓当咸就汤,不亦乐乎!据说,据说如今的行情已经有了,俨然一个属于散户的春天正阔步走来。

忙了一天,身心皆累,老婆麻将散场了,孩子电影散场了,散人哥哥也快要散架了,先到此,此致敬礼。

刻封门钱

□南京谢文龙

生活笔记

贴春联是春节最重要的内容和仪式。在我老家,贴春联的同时还要贴封门钱,就像一个人穿上新衣服,还要戴上新帽子一样。

封门钱宽约20公分,高约30公分。上部四分之一处一般是4个字的吉祥话,比如“恭喜发财”“吉祥如意”“年年有余”等。下部四分之三的部位一般是“福”字或花鸟虫鱼图案。封门钱的特别之处就在于上面的吉祥话和图案都是镂空的,是在红纸上刻出一个又一个不同形状和规格的孔洞显现出来的,类似于剪纸那种样式,立体,清晰又喜庆。

春联是庄上毛笔字写得好的给大家写的。封门钱不容易刻,大多数人家都是花钱买。进了腊月,集市上就有人刻封门钱卖。父亲就对我说,你怎么不学学人家刻封门钱,在家闲着也是闲着,还能省几个钱呢。

听父亲这么说,加上庄上几个大孩子也在家刻封门钱,我就跟他们学了起来。买来几张大红纸,裁成封门钱大小,然后一张一张地码整齐,头上用夹子夹住,最上面蒙上一张旧的封门钱作模板,然后依照原来的形状一刀一刀地刻。

别以为刻封门钱很简单,其实一点也不容易。就拿刻刀来说吧,纸上的孔洞很小,刀头就必须小。买现成的刻刀不现实,一年才刻一回,不仅没有钱,也没必要,只有自己做。我们一般用钢锯条做刻刀。先用老虎钳把锯条头子掰成45度的角,然后在砂轮上磨,

通常要磨上半小时,才能磨出锋利的刀刃。

开始刻的时候,我嫌麻烦,又看别人刻得快,没磨几下就拿刀来刻,没刻几下,不仅把模板上孔洞周边的纸刻破了,手也勒出一道道的口子。再看别人,他们都准备了好几把刀,而且刻刀上还缠着好几层布。再看我的,就光秃秃的一根锯条。再往下刻是不行了,只有重新磨刀,再包上布,慢慢地刻。这时候我才明白“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这句话的真正含义。

工具是解决了,但是我刻封门钱的时候不专心。不经意间,就会把模板上的孔洞刻大了,或者把孔洞之间的连接刻断了。这些封门钱算是浪费了,只好重新装订重新套模板。再刻的时候,我紧盯着模板上的洞口,一刀一刀仔细地慢慢地刻。心静了,速度也上来了,再没有刻坏封门钱。

那些年,我们都是四五个小伙伴在一起刻,其中就数汤明祥刻得最好,而且速度还快。让我们称奇的是有时候他还自己设计,刻出不同的图案来,让卖门钱的人都要向他索要模板。他还告诉我们,做任何事情,先要做好,还要开动脑筋,把事情做精,做出与众不同,让我们打心眼里佩服他。

除夕那天吃过午饭,父亲就安排我和哥哥贴春联。贴封门钱这个活就我包了。看着自己刻好的崭新的像新娘红盖头一样的封门钱在门头上随风舞动,心里真美啊。

他家的茶馆前有个炸油条的点心铺,逢集时人来不断,生意红火。

坐在街市旁,浓浓的乡土气息扑面而来。喜欢做善事的公荣,看到大雨下打着伞的赶集老奶奶的菜还没有卖出去,于是冒雨跑去,买下了地上摆放的剩余蔬菜。一对老农夫妇打着黄色油布伞在街上走过,色彩格外醒目,雨水顺着伞流下,像一道水帘,他们纯朴的笑脸在风雨中憨厚自然,手里提着购买的物品,一条小狗瞬间从他们前穿过,奔跑对面的店铺里。

也许是第一次来这里,公荣、筠与芳三人都很兴奋和喜悦,品茶时一致说:“这茶好有味,比在家喝的茶好喝。”我暗自想,那应该是一种好的心境,在茶里品出了快乐。

品茶起身归去,雨依旧飘扬,潇潇洒洒。兴隆的自然环境得天独厚,东距天然的瓦埠湖,南距千年古县城都只有几公里距离,处在淮河以南,四季分明,春天菜花金黄,夏天麦浪滚滚,秋季稻花飘香,身居此乡,生活是快乐美好的。

雨中品茶,我们更是快乐的。愿我们,三五知己,如冯友兰所说那句:相期以茶。

相期以茶

□安徽寿县王晓珂

旅途况味

距离古城东南方不远的地方,有个小集市,叫兴隆集。这里的街市是丁字形,东西一横往南一竖,长度不过百米,是个很小的集市。农村的集镇分逢集和闭集,而这兴隆集逢双号,按照农历单双,隔一天逢一次。

头一天晚上约好了去喝茶,秋日的早晨,畅快淋漓的大雨扑面而来,却没有挡住我们的脚步,我们一起吃过早餐,走进了兴隆集。

这里的集市很小,仅仅百十米,却有几家茶馆,赶集的人都来得很早。人们三五成群围在桌旁,四碟果盘,一壶茶,一碟花生,及南瓜子、西瓜子、葵花子各一碟,谈天说地。一壶茶有十元到三十元不等,瓜子花生四盘也就十元,因为都是周边的农民,价格便宜才能长久下去。

兴隆集南街的两家的茶馆都很大,屋内屋外都摆放着茶桌,东边的老王家茶馆有几十年的历史了,如今王家男主人已故去,由王家媳妇顾大婶在里里外外地经营打理,她很精干,端茶递水,风火利索。据顾大婶透露,每个集的毛收入也有近千元左右。对面的茶馆主人也姓顾,